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41

3195/3202.83

7

永新縣志卷之十

藝文二

遊梅田洞記

永新縣知縣王

瀚

邑令張士琦

天下多靈山洞府往往不得其人則弗著所謂蘭亭  
 也不遭右軍則空山蕪沒已耳竊於子厚之言益信  
 以余足跡所至耳目所經紀睹吳吾勿論乃如歷下  
 之趵突泉蓬萊之海市邯鄲之黃梁夢以及西子  
 邊山陰道上種種諸名勝題咏愈多則傳播彌遠  
 非其明驗歟新邑介在  
 之山又非邑所宗主以故洞雖奇

塔佛木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志名宦傳中八鮮有從而極力表章之者嗟夫子高  
 一記媿魯二詩殆不啻溫舍人寒山片石矣其為  
 空山之蕪沒者幾何耶余不敏來蒞茲土深揣固陋  
 不文然亦何敢以俗吏自棄或俾整譏而峯誦簿書  
 稍暇偶有登眺輒復留題梅洞諸詩成於初春適歲  
 歉多事幾委廢篋泊以九月復遊獲李子巨來屬和  
 乃始彙為一集投諸削氏夫塵襟滯骨無能蒐羅妙  
 寶之符濟勝無具又不獲攀陟雙童之案惟是壁  
 揮帚搔鄰高吟書生故態隨時觸發絕不減涉燕齊  
 歷不衛探尋吳山越水時臨吟輒船頭遊笈為吟

夫牧豎抑揄情狀維余自返亦不知其何以迂  
 請時局一至斯極也甲申十月吳郡張士琦齋

遊梅田洞記

李 綬

癸未之春余以常齋張公之聘至永新驟聞梅田  
 之奇忻然欲往旋於縣志中得劉豕宰崧遊記讀之  
 益想見其奇若半歲未及遊而歸明年燈夕復來則  
 先是五日公與署中諸君子已蠟屐過之矣誦所為  
 詩奇狀森然蒲目心怦怦動不自已遇歲大饑不可  
 以遊既秋禾則大熟九月八日公適以事自府知舟  
 經日暉橋於洞為近馳札訂遊遂以九日晨集於舟

中餘已舍舟從輿不二里遙見嶺岿三峯拔起平疇  
中則梅田山也山頭鱗次亂白如殘雪餘皆深不可  
可辨又行二里許黑者皆矗立雄挺意疑爲古松旣  
至映然一笑蓋皆黑石也豎者累尋臥者連畝若奔  
若踞若伏若起若勇而鬪若墮而倚若挽而羣升若  
逐而旅下恢詭備怪莫可窮詰間爲土人取去新瘡  
參錯則所見亂白如殘雪者也循山後而南爲玉虛  
洞門高丈許中宏敞足容斃千人絕地十數丈腹剝  
如陶甓漸陘以達於頂有竅徑數尺天光迸入石作  
淡金色半腹有圓白如小雞光與日爭者相傳爲

夜光之珠暮輒晃然照一洞或連梯取之卽失所在  
云稍進有浮沙盈畦爲石田左有石倚若隱囊者爲  
石牀漸黑不可入遊者多止此余與蔣子鶴山戒從  
者持火深入石乳交流金碧璀璨仰眎嵌空豁豁如  
蠶房蠟穴蝙蝠千百撲火而起心魄動盪驚其益  
火再進幽深莫測其右陟數級而上一巖平底可坐  
立者爲石房攀緣而下有流水泓然亂沙洞複朱丹  
晶瑩不定爲石池命從者負以過蝙蝠益多垂乳益  
奇其右有石凹其中懸乳百尺本纖而末洪鬢下  
注者爲石乳窟再入則洞岐漸多莫知所嚮從者曰

火且盡恐不足以出遂出昏黑中計之約近二里所見四翕四張併外洞已屬第五重矣稍右爲合三洞外關兩門中通爲一廣可二丈深再倍之旁有石巖巖下有石類人而肥者爲石羅漢清泉碧乳幽氣襲人不可久立出緣山而趾西以求前洞初入昏黑稍定有微光自頂入上有小竇如壑口洞高廣半玉虛而倍於合壁以火燻之一立石甚高名觀音石右壁有石柱白淨蜿蜒垂地耳角皆具爲石龍飛泉被體云禱雨多驗再進有石淋侵四垂枝條豐蔚爲石柳蓋皆鍾乳之所爲也下有平石徑二尺乳頭三四迸

出如碁子爲石碁枰旁一石空中仰受飛泉鏗鏘不溢爲仰天盆其圓者爲石鼓對立狎狎者爲石獅象叩之鏗然如玉磬者爲雲版石土人云洞竅中多石燕與常燕無異以火照之卽伏不動烹食之功勝鍾乳縣志載唐大寶中有言洞藏鈔寶真符者命張均等求之不可得因名寶仙聖洞余適至是火盡不獲入悵然捫壁而出心爲境奪恟怛不能自任神仙之事吾嘗疑在有無之間由今觀之無論其有卽此已絕人世矣洞之奇尤在響石體百節疏通一聲千應笑語微動便如雷殷從者戲以紙礮相接投之則如

山崩海嘯然玉虛閔而哆其聲散類鼓寶仙合壁深  
而舁其聲聚類鐘皆得世所未聞其肌丹而乳石類  
林崖所謂金庭玉柱者其宏衍博奧視杭之飛來吞  
八九矣嗟乎彼二區者生好事之鄉故遊者日至以  
此洞之恢奇而棄於荒寒泯沒之陬牛羊之所息樵  
夫牧子雜聚而休焉天下之負其奇而不得自見於  
人者固可以一二言也哉以余所見視劉公所記固  
已倍之而於洞之奇猶未能百一也然則天下之負  
其奇而正不屑屑求自見於人者又寧可以莛撞而  
蠶測乎重九後一日臨川李紱巨來記

送永新張公歸里序

李紱

知永新縣事常齋張公爲民除積世之患禽大憝建  
議設兵於西鄙之阻其利可百世乃竟以是落職邑  
人聚旛罷市塞城奔

行在乞留再四不報將歸矣尋以發官粟賑饑民貧者不

時償被劾不得行士民感憤設櫃於公生祠義助且  
千金始脫然言歸以今八月將俶裝永新人士聚而  
言曰公有功於吾邑也大矣以爲民請命棄其官又  
以發粟賑民而淹於此雖繼粟繼肉於今三年四報  
也今真歸矣公歸不復其若何或曰吾將製錦屏志

之以詩歌其庶幾乎或曰吾將繡公衣列姓名焉庶  
冊識不忘哉於是先行二日薦紳先生暨弟子具  
鼓吹列隊送錦屏詣公寓舍前設綵亭莊嚴妙麗金  
汁大書其額曰義山慈父張樂就坐公醺有頃耆民  
率子弟數百人送錦衣張樂治具如前羅拜稱觥無  
算爵歡竟夕明日公晨起徒行遍謝士民士民焚香  
清道綵輿列仗中置食案手卮酒者百數雜沓拜跪  
進公鞞擁闕不得行老者泣下公亦愴然爲率數十  
爵至不可支始就輿不數十武復設餞具如前人益  
衆歛歔大息者千數皆踞仍進鞞奉觴歡情久之至

城門則衢盡塞人肩相摩或喪屨衣有裂者向晡公  
始登舟皆環拜於岸麾之不忍云則皆買舟追送數  
十里旣越境始參差返初公醺前一日大雨水溢東  
南二門橋皆沒或疑遠鄉不能來向晚則衝雨走百  
十里而集者百餘人車馬不得行則皆徒步裹裳以  
至幾溺不止雨亦旋歇比行霽旭暄妍歌呼溢里巷  
皆作春色送者旣返歷昨觴餞地凄清掩泣山川蕭  
條真秋氣矣人心悲愉幾於轉移天地噫異哉嘗疑  
史冊所書上所以化民與民之所以德上或文者之  
過以今觀之信不誣矣且公之所以感民者皆國法

之所爲制罪焉者也民之心其不可同於國之法乎昔公鄉先正文正公有云居官者私罪不可一公罪不可無以罪而致民感之如此信乎其不可無哉

禾川文會序

李紱

西江山水奇秀擅東南其鍾於人也亦魁殊峭拔孤行仄出以文采成一家之說而不欲詭隨於他境之人其盛衰之迹常得而攷焉三代以前南方去帝王之都蓋遠雖有達者名不上闡漢以後風氣稍開然自徐孺子以下至於劉道民雷次宗諸君子率以清風高節相尙未嘗以文字之末爭衡天下惟陶靖節

一集稍稍流露遂爲詩家大宗雖李杜王孟猶望而不能至意當日同棲遯於潯陽廬阜之間足與陶氏並行而湮沒不彰者固已多矣至宋始大盛至元益振至明而極宋有天下三百年中間以文章稱大家者六人自蘇氏父子外數君子者皆西江也他如晏元獻李泰伯黃山谷二劉三孔以及平園象山誠齋澹菴涇溪文山疊山諸公任舉一人皆足以爲天下宗師蓋中原文獻盡在是矣元興以范楊虞揭爲四大家而西江得其三獨仲弘爲閩產耳有明以制舉業取士吾撫侯公伯宗用廷試第一人開一代之先



而吉安一郡繼起大魁者至十有二人他郡則猶無  
諭嗚呼何其盛耶盛極必衰天道固然顧吾於盛衰  
之際獨有感也西江當吳楚之交其東為揚其西為  
荆東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萃於中者則  
為撫西六郡山川清淑之氣磅礴融滙而聚於中者  
則為吉故西江之盛也兩郡輒為之先而後他郡環  
視而起宋之文倡於歐陽公吉也而吾撫王魯諸公  
和之元之文振於草廬郡菴撫也而龍劉諸君子奮  
於吉以助之有明則兩州代興焉成弘以前盛於吉  
而解大紳楊東里諸公啓其先隆萬以後盛於撫而

陳艾章羅諸君子持於後其盛也與國相終今西江  
之文就衰矣衰極而必盛亦天之道也其將由吾兩  
州乎永新吉屬也歲壬午蕭齋張公令茲土公故名  
家子毅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闢講堂與邑中學者  
討論文義明年具書幣走千里詣撫延某經紀其事  
余既重張公有見於古人化民成俗之大而又欲藉  
手以作兩州之合日得與永新人士講究吾鄉文章  
盛衰之故而期年而風浸盛所刻課義沛然可以復  
於古如周君滄際李君岸宗輩二十餘人尤後亦之  
秀也又明年諸君欲因其居相近聲氣相洽者別為

一會共相濯磨以益副令君鼓舞之意而問序於余因述西江文章之迹與其所由以盛衰之故以完兩州之人之有係於西江者甚大而益歎前人之勤如此爲其後者斯文之任咸有責也輒題會冊之首以迎諸君子之所甚盛而又以勉其勿衰

周小廸庭示要言序

李紱

古來以言傳者衆矣而可信者殊寡其言存其所以言者亾也言之可信者無若家庭告誡之辭間嘗以此求古之人百不失一如楊文公日文清公之作是已小廸先生爲要言以示子孫旨遠詞文稱名也小

而指物也大可傳可信足與楊呂之說並輒以此想見其爲人又惜天下人不得盡見之雖然楊呂之說皆家訓也今奉其訓者固不獨其家也然則是編也將獨爲周氏世寶也哉

重修永新縣學廟記

賀鳳生

天下不可一日無治統卽不可一日無教統故自古帝王代興咸詔天下郡縣有司首建學並立廟以祀先師孔聖蓋教化所自出而人才所繇盛也

今上登極之三年投戈講藝遠邁唐宋几筵俎豆之器亦既靡靡肅肅矣獨吉永新地僻而遠界連吳楚之衝

乙酉以後署其地者一歲而數遷其人相率爲因循苟且之計屹屹類宮幾何不化爲荒草斷碣也而文廟幸存然亦蕩淫將就圯矣癸巳春古趙王侯登錄以丙戌進士來蒞茲土未浹月大師卽壓境侯經營慘澹以靜制動以簡御煩一切興除之事不急急於旦夕而務與民爲休息故繕城堡葺公廡建倉廩以次落成侯始進廣文曹傳二君而言曰文廟之修其在今日乎試與邑紳士共謀之庀材鳩工始戊戌冬迄明年六月重甍疊翠眎昔加麗於是曹傳二君偕邑紳士以余不佞與侯有一日知備書其事介余言

爲記余因是於古先王建學之意而重有感也夫唐虞三代之君所以治天下國家之具者莫不一出於學秦漢以來治與教漸分爲二數千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攷之往記如韓昌黎之於處州歐廬陵之於穀城柳河東之於柳州劉公是之於新息鹽城皆言廟而不及學甚之刻木鏤土肅像以祀如浮屠錮衣者流豈孔氏之道時有盛衰與柳州縣官師相沿旣久率博士弟子以時習禮其間僅存什一於千百與余因是益歎俗吏之因循而侯之爲政真能卓然有爲者也蓋古之有道德者奉之爲師歿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示矧孔子之道譬日月經天江河綿地  
乎今侯則既尊其典矣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  
釋奠先師先聖焉凡春夏秋冬各以其時致其恪也  
今侯則既飭其時矣數者具其於明倫之堂尊經之  
閣以及齋亭庖湏寢廬門垣之事盡在侯指顧間耳  
且余嘗考邑乘所紀載廟學之役自宋元迄明凡經  
數更而始善故當時名卿碩輔以文章經濟焜耀史  
冊者志云備矣獨是秋山聳峙以七十一峯與南嶽  
朱陵岫巘諸名勝相爲頡頏意必有高人逸士探鴻  
文秘笈超然物表如桓伊李洞叟其人者及訪之故  
老若劉友益賀善顏山農賀中男金光弼賀鳴祥之  
數君子者雖生不同時然其品行著述皆彬彬大雅  
之遺也今風期邈矣上下數百年間砥節服義每有  
與義潭血磚後先掩映者豈非聖教之涵濡仁義之  
所漸被不以地之僻遠而少遜也哉余既副諸君之  
請而樂有是言又思來者之不獲如侯也遂鐫諸石  
俾繼侯而來者知先王建學立廟之意有並重焉余  
不佞寧止爲新邑慶哉

搗石記

顏琅生

搗石之名久矣唐魯公富吉州道過花溪見一石秀

潤如玉扣之作琴音餘響不絕公謂四面方平得非古之砧石乎及月夜人聞搗衣聲就之聲出石罅使人有秋風千里之思至今稱爲搗石者因魯公也公五世孫詡來爲令訂求祖蹟愛花溪山水清絕遂家焉有子七人孫枝甚衆琅生歲時展祭入祠見石與思魯公後祠燬石存土花不蝕爰率子弟毓奇耀輝等建亭覆之存古蹟實重祖德也是爲記

義竹記

龍科寶

閒過雲陽訪吾邑雪知上人於雪心菴菴前有義竹結根至密勢欲干霄昔與可畫偃竹謂有千尋之勢

此竹亦然獨其得名於義爲可異也吾邑有義山其勝在西山匡廬間峰峰相讓故以義稱是竹也得無是乎抑以其中通外直又自古節孝之名皆藉以傳而云義乎凡竹生於春此則生於夏而成於秋冬絳葉盡飛猶含新粉春花漸放方落故衣噫猶是竹耳而獨歷暑徂寒無間可入故能遜物以先而自居於後遜同類以齊母之八日而自居於抱孫之三時是皆有讓道焉則共謂之義也亦宜雪知深愛其義得箕箒谷之畫意而吾從義山來亦不能無意於此竹也遂爲之記

寅恭堂記

李起枝

寅恭堂者王公之所建也丞之職貳於令位近則相  
偏權分則相猜甚矣和衷之難也公之有取於寅恭  
者吾知之嘗讀虞書而知寅恭爲和衷之本也昔韓  
昌黎記崔斯立丞廳嘆其才有餘於官不知是時令  
爲何人然對樹吟哦安知斯立非以善讓爲寅恭乎  
公之始至也代爲令其時兵馬之衆糧餉之繁獨以  
一身周旋其間上下和同事治民安其爲寅恭也大  
矣而公未嘗自言其然也自薛侯至始成堂而名之  
意者亦欲如崔之善讓耶何其省文書可否事又若

此蓋常存寅恭之心讓固可任亦可也噫古之大臣  
不矜其能不伐其功天下事相與有成有以也夫記  
之以告後之居是堂者王公名輔字左公關中人

劉文安公全集序

賀中男

明興宰輔中以博洽擅一代譽者永新文安劉公其  
最著云公由翰苑入政府三十餘年稱天子論思啓  
沃之臣朝廷大制作悉出公手或立就百詩或一軍  
九劄頓挫奔放變化不窮四方乞言者肩摩踵接公  
出其緒餘應之崖鑄野刻幾遍天下今學士大夫無  
不知有劉先生文者予謂公非僅文人也竊讀其書

友其人論其世竊有感於近事者數端英廟初年公  
離書生且暮耳邊霧尚未有萌芽公獨倡言降人處  
京師非計宜急然之後十餘年而乘機侵掠卒如公  
言何識之豫也己巳之變諸大臣周章失措公條上  
十事鑿二中竊議餉議兵擇將擇守令諸大計毋論  
當時卽至今日利弊猶列眉然不以任不在已而杜  
口旁觀何其任也當纂修英廟實錄時舉朝方欲停  
景帝於昌邑公貽書同官力引春秋無之謂不宜沒  
其帝號何其堅也今邊事披猖極矣使數年前有早  
知如公者預窒其罅何至有今日耶今兵事之踧滿

公車矣有通達國體如公者耶迨慈懿陵廟之制侃  
侃執義不少徇卒賴公與商文毅彭文憲引義因諍  
無愆於禮一何守之正也今國家方有事於兩朝實  
錄蓋皇考大漸之際難言之矣得持正如公者任之  
綱常其有賴乎吾邑劉文介之沒也公爲之議謚曰  
明目張膽抗論正辭質諸神明而不爲之回枉壓以  
貴勢而不爲之折挫斯言也無乃公之自道耶彭文  
憲又言公居相位凡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今兩疏  
不見集中蓋公隱然以格心自任區區人適政間非  
吾事矣豈區區好名淺夫可窺其崖畧哉吾吉自國

初以來政府之位項背相望憲廟初年政府四人吉  
州若其三當是時公與彭文憲同心助弼幅輟互資  
內庭無宦寺之笈外患有克捷之威成化初政煥焉  
可觀公歿而國事漸非又數年而文憲謝世吾吉相  
業亦從此寥寥至今矣公之關於一郡於天下如此  
予蓋讀公之書論公之世而深有感也夫文人則安  
足槩公也

金竺山房詩集序

金光弼

右辰

詩之言風也古作者備矣彼其於文則比之雲霞星  
目而詩則比之風曰此無形埒垠墜不可控揣之物

也乘於春和與爲爛綺應夫秋悲與爲悽慄薰風微  
涼朔風勁慘能使人有四時之感六氣之觸沁肌膚  
而疏結鬱莫此爲甚故曰風以動之也世之動人莫  
若情情之動人莫若詩喜則笑啞怒則叱咤憂則吁  
歔天機明動因節成響繪而爲調標而爲格若遠若  
近若見若隱使讀之者悠然而可思躍然而可感或  
鼓或罷或泣或歌可知而不可言故足述也才沈雄  
則主氣格趣婉逸則主風神竝取與象竝騁心機不  
徵實以礙靈不虛致以傷體故子美氣格摩詰風神  
彼各於與象符也由此觀之形枯骨露必不可語於



風矣而世之爲詩者乃欲字字帖而語語勻不則不  
工巧相矜則與博相侈穩帖成而風神喪勻稱適而  
氣格颺工巧與博陳而與象隱矣夫天下決無隱帖  
勻稱之風者也况工巧與博乎故是數者皆詩之用  
非詩旨也而或且挾其官高祿膺反欲屈天下沈博  
洞達之士使就已不亦傷乎昔吾先子謂弼曰子識  
嘉隆之詩乎詩盛於嘉隆而衰於嘉隆者也齊天下  
之門畦於一途而天下無步趣也約天下之性情於  
一模而天下無性情也倡者用一事用其事者徧天  
下而天下無博洽也作者構一句用其句者徧天下

而天下無自得也其卒格太同調太熟蓋至今日而  
幾乎套矣吾江以西自陶潛劉脊虛王季友諸家來  
徃徃超然自爲一境不共世人生活迄千餘年遺風  
餘烈弗改於興象允矣其於子美之氣格摩詰之風  
神或未盡悉也蓋海以內詩主同而或脆於骨豫章  
詩主獨而或格於趣兼詣而出之實有悟門焉不可  
強也小子勉哉彌魂驚而走豈以舉世所難而小子  
獨易乎先子曰不然雖有騏驥弗前則却駑馬十駕  
所及乃止但一門深入山盡水窮真境自見矣受廸  
以來讀書金竺山中山有靈蛇犯者雨如注兀坐焚

香廣擷真求亦既有年念涉世多故頗負牢騷貫激  
之氣不能屈曲從人強所不諧中間沉升睽合之感  
靜攘險易之變悒悒誰語悉發之詩高秋悲涼風勁  
弓鳴於境似合積訖成帙爰付諸寮使後千載知余  
右辰之爲詩非無情而強傳之言者也

東門陳氏義渡記

龍科寶

禾之水源多出於西南分流至東關匯爲大川者蓋  
五六而又當孔道走郡省以趨二京悉於是乎渡渡  
可一日少乎哉由宋及明爲梁者不一氏或造舟或  
甃石率被馮夷君墮去最後爲長春橋萬曆戊寅龔

令集邑中紳士捐資同修不以煩於民橋成於春故  
曰長春欲其長留此澤於不匱也奈何不數紀而圯  
如故所謂堂堂春去不復追矣渡可一日少乎哉當  
我陳開翁伯仲義渡未作之先東里十鉅族會合爲  
一渡以利來往陳固在其列然以西南諸水滙爲茫  
洋走郡省達二京而孤舟以濟蹴蹋相競漂溺之患  
勢所難免渡不誠少乎哉於是陳君觸目心驚經始  
於康熙乙卯鳩工庀材獨作舟楫以匹公渡而又割  
田十畝膳舟子毋令爲行李需索利涉至於今日近  
六十年以視昔之造舟甃石不數紀而得廢其功之

久與暫何如惠之近與遠又何如意龔炭所謂長春者其在斯乎正禾可知也陳君為人懷仁抱義在昔邑中戎籍為門戶累君之作仲不避險阻倡設協濟清屯田甦軍困以庖窮黎而又千里負故人之骸捐囊出知己於獄遭歉歲待舉火者不言德恤孤弱續宗支者不惜費是以濟人皆與義渡等宜今墓草已宿而後之人遞修遞造繩繩不墜謂非天之福一家以福一邑乎渡猶虞其一日少乎哉余家於邑西之鳧溪亦禾川從出處自西而東梅溪又余族党也斯渡固素所往來而得其詳者今知己治畧問託於余猶敢以不文辭姑撮筆而為之識其巔末云

隱士陳在中採芝圖贊序 邑令 李紹祖

文節陳先生字在中諱宗祿蘊學能文而精於易所著有易經極說八卷義山樵歌三卷稱文節者其私謚也三舉鄉飲不就當明懷宗時運丁陽九先生以所遭不偶常自筮得漸之上九釋筮嘆曰乃公其休乎世而盛也羽儀於王國世而衰也羽儀於私家夫山雞未有不愛其尾甕未有不愛其丸者然使以愛尾故而溺於照影以愛丸故而碎於奔車亦豈識漸進之義哉於是杜門不出一以引進後學為已

任或疑先生既隱請所以易其名者先生曰羽儀吾  
党祿未嘗不在中也何必易乃作採芝圖以寄意予  
景仰休風而爲之贊曰芝有肉色黝而綠芝有光氣  
熊而昌厥文也理踰維紫厥叢也修注維虬其採擷  
也既非若僅佗之輩其服食也亦豈赤輿子將之流  
然則先生之採芝也胡爲乎吾聞明懷廟時百草爲  
之不芳矣又何論乎搗車與留夷戶綴艾以盈要矣  
又何有於蕙纓之佩三山之芝然則先生之採之也  
終何爲曰吾將美人兮贈之

顏園筆畧

摘錄

李紹祖

江西地瘠民貧宋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  
州二稅上不許曰若是將廢耕農矣蓋亦以江西貧  
乏非重農無以贍國課也况於永邑人無巨賈富商  
市乏四達五都而一二世家喬木自明季殘破彼降  
在式微者多矣以故一切冠婚喪祭賓客往來之禮  
皆以儉陋從事民間除耕種外至并不能名一錢之  
入當歲豐則賤糶上價不足以充輸將遇凶年則利  
息倍稱復難以逋債豐凶既已若此爲民者何所望  
焉致使南畝罷人盡輟耕而倚市綠窗紅女亦歎息  
而斷機其不至田卒汙萊室如懸磬者幾何哉此所

以永之俗日疲而永之賦亦日誦也歟

民無一錢之入而日用所需有斷不可少者又必取給於錢如永之俗需茶爲最烟次之鹽又次之外此而布帛酒漿之屬又次之此數者非錢不行無如錢旣不可得則勢必取償於穀矣而穀又不能斤斤於升斗間握之出入也於是乞貸於佑者及秋成時則通計一歲所借之類權其子母而以穀償之有餘則以供田主租稅之用蓋民畏佑客而不畏田主彼以爲失信於田主猶不致於死而失信於佑客則無以爲生故佃戶之逋租者亦纍纍也然則欲絕逋賦之

源者必厲逋租之禁治永之要務莫先於此

永俗嗜茶每晨起不論男婦老幼各人數碗或賓客雜坐頃刻間則累易以進謂非此無以將敬云然所用者皆取給楚省葉甚粗非如芥片玉女峯之妙選也又其烹法亦不講究於山泉火候之精細只徒誇多鬪靡而已考之賦例鹽引歲銷四千九百六十一道茶引止三十道而茶之交易歲至四五萬金不等視鹽反多數倍此非所謂無益之費耶若能歲省一二萬金以急惟正之供又何患賦稅之不充也

茶之爲物也又甚削養生家所最忌者唐右補闕綦

母張著茶飲序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  
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貽患則不謂茶  
害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乎宋黃庭堅茶賦曰寒  
中瘠氣莫甚於茶茗濟之鹽勾賊破家由二子之言  
觀之則茶非徒無益而滋害更大也獨奈何習而不  
察耶

永邑無稅契民間交易皆用白契故有一田而再賣  
者或三賣四賣者又有將親友之田而賣者有田戶  
將業主之田而賣者鬼域紛紜變態百出此土田之  
構訟所以十居其九也及到官讞決則支吾遮飭有

後賣而反提前年月者有勾棍挺身作徃來以相証  
者帶契而驗既無官印可憑又無四至及畝甲開載  
方寸之帋字不成字文不成文雖有神明之宰亦不  
能片言而折也然當爰書未定而搶耕搶割隨之矣  
傷裂手足格鬪亾軀始於疆里之爭卒成人命之案  
此皆由於不稅契之故也

然不稅契之弊又不止此永俗賣田從無開割故田  
雖去而稅仍留不獨初次爲然卽轉轉相因稅仍歸  
初買之主辨納而歲收受主貼納之錢詰其所以則  
曰留爲異日收贖之地實則以肆其交侵之謀也何

也賣一家則收一家之帖納若再賣則所收者倍之  
三賣則所收者又倍之矣姑猶以其一輸官餘乃中  
飽以則并其一亦不輸矣若有司追捕急則以其餘  
者與經承認保分肥上下相蒙而作弊視官如木偶  
言之堪爲浩歎

二百四十步爲畝古今來未之有改也而地畝之有  
大小者則又何說蓋以明初有奉旨開墾永不起科  
之地者有因洿下瘠薄而無糧之地者今一槩量出  
作數是以原額地少而量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畝數  
一增則取駭於上官而貽累於百姓乃以大畝該小

畝而取合原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畝以報  
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州縣之  
地不同而大小亦異有以小地一畝八分折大地一  
畝者有以八畝以上乃折一畝者既因其地之高下  
而爲差等又皆合一縣之丈地投一縣之原額以敷  
一縣之糧科而賦役由之以出此實一時權宜之術  
而其後遂因之而不能變者也

唐陸贄有言創制之始不務均齊供應有絲簡之殊  
牧守有賢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  
見各異奏計一定有加無除此則致弊之端古今一

轍而地畝不均賦稅不平自唐已然又不歛前明矣  
今以各省之地畝考之河間二州十六縣登州一州  
七縣而河間糧止六萬登州乃二十三萬六千猶曰  
各省之不同也以一省言之臨洮二州三縣漢中二  
州十四縣而漢中糧止三萬臨洮乃四萬四千又以  
四川言之順慶不大於保寧其轄二州八縣均也而  
保寧糧止二萬順慶乃七萬五千又河南八府懷慶  
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  
重蓋由明初草創未定故度田之令均丈之法皆未  
及詳遂相沿至今耳卽以江西言之吾永之賦與贛  
寧等處又不同贛寧等處田多上則而賦皆下則故  
當日所派之丁銀獨重吾永田多下則而賦皆上則  
故當日所派之丁銀獨輕雍正四年奉文均丁不論  
地畝之廣狹賦稅之盈縮一例均攤於各州縣中吾  
永多撥派銀三千餘兩噫永之賦役重矣民力疲矣  
雖日事鞭朴猶不能急目前之公又况增此三千之  
歲額耶司土者蒿目時艱爲民請命倘能委曲覲縷  
詳明上憲俾得入告脫此苦累則其造福於新民寧  
有既哉

永邑之地除禾黍外宜植者苧蔴烟葉青豆芝蔴茅



新縣志 卷一  
蘋藍茶子之屬無如土曠民貧懶於率作以故地有  
遺地人鮮蓋藏亦由在上無以利導之耳考後魏墾  
田之法亦有可彷彿而行者景穆穆太子監國令曰周  
書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  
以餘材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殖任牧以畜事貢  
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材任虞  
以澤事貢其物乃令有司課境內之民使無牛者借  
人牛以耕種而爲之芸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一畝  
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  
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婦有四德容居其一是以蛾眉螭首風美碩人之頤  
髮則有黻雅歌君子之女則容之不可不修自古然  
矣永俗儉陋婦女多椎髻荆釵不事容飭卽尋常之  
口脂面藥螺黛薝膏閨閣中不能舉其名市肆上亦  
復無其物如此類者頗多人以爲俗之可鄙者在此  
而不知俗之可嘉者正在此何也蓋男女居室風化  
之源與其侈而靡無寧儉而陋况世俗好媵人情悅  
色卽如河陽本安仁種花地也而宋之間詩曰昔日  
河陽縣氤氳香氣多曾娘嬌已盡春樹不堪過則河  
陽以曹嬖而奪之矣虎丘本生公說法場也而于鵠

詩曰香魂烈骨歸何處不及真娘葬虎丘則虎丘又  
以真娘而奪之矣以至神女襄王之夢荆楚猶襲其  
風淳于滅燭之歡青齊猶踵其習忘其媠褻侈為羨  
談又何怪執女手之拳發自臨喪之際嚙妃唇之咏  
彰之侍宴之餘者乎去人倫無君子皆自治容者以  
為之誨也故永邑之儉陋猶有唐魏之遺風焉  
永俗信巫而不信醫故攻岐黃之術者甚少每有病  
則延巫覡於家以事禳禱一或不愈則巫必言此人  
生前過惡獲罪祇靈遂聽其輾轉於牀褥而不之救  
此風最為陋劣不知古之所謂巫者即醫也故言巫

必兼言醫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是  
也又呂氏春秋巫彭作醫郭璞云巫咸以鴻術為帝  
堯醫枚乘七發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山海經大荒之  
中有山名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焉巫咸巫即  
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祗巫羅巫謝十巫從此  
升降百藥是採此巫即醫之証也古之巫又用以卜  
筮呂氏春秋巫咸作筮是也又歸藏言黃神將戰筮  
於巫咸周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  
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  
八曰巫參九曰巫環此巫又卜之証也乃後世之巫

則專用以禳祓如秦詛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是也楚詞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浸淫至漢代之巫蠱則其禍烈而非復古者醫卜之遺意矣夫衛侯夢夏相而甯子弗祀晉侯卜桑林而荀瑩弗禱蓋以神弗歆淫祀也今永邑之巫煽惑編民無論矣乃有子矜之族學道之家而亦爲彼所眩溺者何哉其必如西門豹之一舉而沉諸河始爲快耳

越王勾踐旣敗於吳欲爲斯民生聚計故令少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

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古人視生女與生男等故不三年生齒日繁卒以治吳而與其國吾永自明原額丁冊共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名今在現之丁只一萬九千三百七十三名又復免丁四百二十五名缺額丁六千五百七十二名

**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而不能復其舊者何哉此何莫非鰥居者多而室家之完聚者少耶予故於婚姻訟獄之爭不惜多方開諭而於溺女惡習不憚屢行出示嚴禁云**

永邑之銀低潮實甚故有白金一兩下鑪傾銷僅得

足色銀六七錢者至有四五錢不等且底面焦黑無  
絲間有一種名來絲者面上僅得數絲成色之最高  
無逾於此何堪遭此朘削也諺所謂爲盜不操戈者  
此類非耶此無他皆由立法不嚴而行法不力耳考  
漢代交易用黃金孝景十六年定僞金及私錢者棄  
市武帝元鼎五年飲酎少府省金列侯坐酎金而失  
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法今少不如斤兩及色惡者  
王削縣侯削國宋太祖詔僞作黃金者棄市唐文宗  
朝中書門下奏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五貫以上許  
所在集衆決殺勿問今之用低僞銀者其罪亦不亞

此而况益之以色惡不堪者乎倘得照前代之法寘  
之極典安在不可幸奸而返樸也哉

江西舊例內外簾各十三人共二十六人裴撫軍以  
書經卷多題請增一人故內簾用十四人自是科始  
榜發後永邑得雋者二劉子桂發巴子邦彥由副車

而升正榜者一江子右臺

是科各省有五經中副車者特旨准爲舉人一體會

試至會試第南宮者又一劉子世衢說者謂修復南  
門面炳離明怡配騶崗之吳位地理之說或不誣歟

### 新建永新義學記

邑令王瀚桂軒

今天下郡邑有學貢舉有額海內之士凡德性醇懿

博古通經者莫不膺此弓旌加之職位是以大法小  
廉共勩盛治猗歟休哉取才之政善矣而儲才之政  
猶有待於芻蕘之陳者則小學未立之故也三代家  
塾黨庠之制杳不得聞乃孟子槩以明倫宋儒遂輯  
古今立教明倫誠身之事以實焉小學雖廢而猶存  
矣然此言其教耳予嘗因賢聖之遺言而竊思其制  
目止出於灑掃應對而不鄙其卑年必限以八歲十  
五而不虞其執日有所游夜有所息質美者不致以  
涉躐勦襲貽倖進之譏中材亦得以循序漸進與觀  
成之效九載而後無足與於論秀書升之列者亦得  
乘時受田優游井閭焉是誠聖學端蒙養而養賢育  
材之道亦於是乎在是不必論其教之端訖而大學  
小學何嘗不一以貫之也哉我

皇上聖學高深誠非庸儒所能窺測而

臨雍釋菜

經筵日

御而外又復

詔令天下督撫於所屬會城建立書院

錫之書籍俾萃師儒肄業其中非以大學小學緒合條分

有不可不並建之故乎予待罪禾川禾之地舊有崇

正書院在城北隅爲明先達尹臺倡建

鼎定初燬於兵訖百餘年不能復乾隆六年予始至邑人士以名宦鄉賢祠舊址爲某氏潛踞訟於余將以復故余直其說且謂名宦鄉賢祠旣附

大歲門外無大失不如速建義學邑人從之聞於上官某氏百計狡脫謂義學不必附

學宮願以他屋易懸案數載有斷而無歸事竟以寢邑人憤於義乃謀捐貲建義學於所裁司訓廡上庀材鳩工經始於乾隆八年之十一月初八日落成於乾隆九年五月初十日棟宇恢崇齋寮備具是役也

倡始經營國學龍生益寬賀生勗登之力實多旣竣二生告予求志并述舊書院事請更仍進止嗟乎予爲士餬口都僂爲吏治子來傳曰志吾過以旌善人敢不附此義而辭不文也耶因慨然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大學綱領自新新民小學豈能外是吾願入是學者本之誠以祛其詐本之敬以束其肆本之仁以化其私本之義以鋤其貪叅之博學多聞以變其迂疎叅之遷善改過以融其固執叅之高志進取以消其菲薄叅之禮陶樂淑以泯其粗暴極之卒然不驚無故不怒以沉毅其氣量極之天下一家

中國一人以光太其含弘極之範圍不過曲成不遺以神妙其設施極之隨時消息與物變遷以淡忘其安順出爲良臣以致治入爲名儒以貞教苟日日至於又日無不新焉新彌永而道斯弘學斯至矣寧獨禾山一邑之光哉顏之曰永新義學并志予之所欲言

忠義潭八姓靖節碑記

王瀚桂軒

永新城西南袍陂之名忠義里也以潭名也潭發源於潞江合琴川雙江而滙於此陂世有龍吳段左張譚顏劉八姓居焉當胡元混一之時宋丞相文文山

志在興復邑人彭震龍以其命召兵而八姓實倡成之會事敗八姓長幼三千餘人赴潭死明初上聞遂旌以忠義云余嘗謂有待而興雖曰人事孰非天性哉海上之客魯國之儒其毅然捐頂踵而抗至尊謂其與夷齊龍干殊焉者吾不信也世教凌夷利慾薰染豆區釜鍾之惠孜孜于求弗厭而能自得心者始不概見於天下語曰忠清未仁以或所行者非理之正則所得者非心之安苟正矣安矣則匹夫匹婦之奮發亦終與聖賢之百折不回者同歸於至是八姓者既熟於君臣之義寧不知時勢之非順天而圖存

亦至易耳何苦擠所愛之人擄彈丸之地數日以待  
死處乎蓋其志油然而不能已而其氣遂勃然莫可遏  
暨於致命少長咸在清清潭水其視柴市之風沙畫  
晦者同耶異耶當必有能辨之者矣予作宰是邦初  
閱誌乘稔其事後得吉水曾弘所梓文山集於國學  
生龍君益寬讀之始見鄧光薦所撰督府忠義傳後  
附忠義潭八姓起兵首尾較詳而又遺諸人名然大  
節自不可沒矣生今謀諸族作祠於潭上爲歲祀之  
舉予甚義之忘謏陋而叙其實又併書夙昔所見勒  
之穹碑以爲世道勸焉爾

浮玉洲紀遊詩序

廣西 江世琳 豆村 孝廉

出邑北譙門緣溪行百八十步入濃陰中得大樹如  
纛坐以待舟隔江萬峯雲矗亘數十里不斷烟樹纍  
纍積翠浮青遠與天際江流北注當春益湍急有洲  
類黿梁負水以蹲可數畝水漲不沒分其流而障之  
邑人建浮屠寺於其上題其額曰禾川砥柱蓋取迴  
瀾之義也其木多檣柳梗楓修柯密葉倒影水中舟  
近水動搖颺葳蕤錯若濞藻舍舟躡十餘盤磴乃得  
平臺開襟偃仰徐受涼颺縱觀兩岸麥綠菜黃相間  
成畦一一罽布可數牛馬散沙溪上飲嚙自如牧歌



互答若遠若近寺僧出棗栗菹蔬飴餌之屬以佐茗  
談浮生半日樂而忘疲信足盪滌塵囂愜愉名理斯  
遊也同伴者咸賦詩以發其志王子惟貞硯舫樹三  
林子廷書遂乾李步丹朱克猷謝敬遷凡九人

重修學宮小序

邑廩 陳智言 治畧

學者所以學聖也學聖則必崇聖爲其徒而不翼其  
宮使棟折榱崩風雨飄搖謂之崇聖也得乎吾邑之  
學肇建已千餘年中間興廢不具論迨康熙己亥三  
韓張儀九先生蒞茲土鼎新建修銓余輩數人董其  
事當時飛楹走拱磊柯夤緣雲楣彩楹橫巒岷立壯

麗剋他邑然去今又近三十年矣而水寇淫雨淋漓  
擊觸琉璃被碎鴛瓦遭分間或鳩工究成小補玉女  
依然拔星於網戶金娥猶且納月於璇題欲如向之  
竹苞松茂也難矣緣於今正集衆經營發緣簿若干  
隨力勸捐務期實際毋博虛名彙交公局出納同眸  
衆擎易舉庶幾克觀厥成余因之有感焉學聖之道  
在於自新而已自新者日新又新無少間斷學乃抵  
於大成學宮之修何獨不然革故鼎新曩旣有人矣  
今茲其殆日日之新乎於此而不努力巨裛則前功  
盡棄後起無基將何以爲又日之新乎故余願同事

以新

聖廟者新學術卽以新學術者新

聖廟繼往開來竭其才長新於不替乃爲永新之學也夫乃爲永新之學也夫

修清風橋題辭

陳智言

清風橋邑乘紀爲第七橋也前明永樂間高僧非空所創建上覆小閣雅便登臨凝眸遠眺詩思勃發時而春流初漲柳浪和玉浪齊飛秋月當空山光與水光相映重以解學士之品題而清風遂覺至今襲人眷宇乃子丑之際兵火燒殘斷橋無板臥柳自枝見

之殊深人惋嘆僧會紹慶有志復古而乏擲杖成橋之術空中樓閣之能縱德山隔江招手彼岸人渡者幾何勢不得不托鉢沿門矣然凡物之廢興若循環然興者廢所仗廢者安知非興所倚乎今亭雖空而萬井在橋雖流而水不流僧堅其志以振興之其必有仁人義士共襄厥成何難水閣重新永作東湖砥柱石梁還舊長布西竺舟航異日者登高作賦驚獲吉甫之穆如耳得爲聲共適江上之佳趣矣

拗山堂焚草自序

陳智言

人有思而後有夢有感而後有詩詩與夢其一而二

者與然池塘春草康樂夢裡得詩萬谷笙鐘子瞻詩  
中續夢又何其二而一也余性僻才拙與世齟齬  
徑自好文史爲徒一切桃巧靡麗之習不敢附會於  
是人之嗤我諠我者雜然並至余深以爲覺也究之  
亦夢矣故時而東臯舒嘯竊効陶公時而岐路生悲  
宛然楊子如醉如迷亦慙亦痴與至輒吟陶寫幽悽  
舉夫夕陽古道青山白雲及翠竹黃花松風焦雨筆  
隨景赴不計工拙未知其爲詩中夢也夢中詩也抑  
詩自有詩而夢亦非夢也但夢草云者昔人以顏康  
樂之堂而余今取以顏詩襲優孟衣冠效捧心西子  
不有子瞻誰與拉而占之者夢夢之哉

東閣重修憇亭序

貢生

陳善言

堦奏

余邑多山水其抱郭而峙者唯東關華山最著廻環  
日星臨瞰風雨翠羽之木龍鱗之石悉堆蔭其上山  
尾有閣崔然敞其中以爲大士室高甍巨桶水光日  
影動搖而下上其前則南華諸岫環拱如列屏烟雲  
變化林麓向背不可具狀風搖其巔韻動嵯谷水自  
洋阜滌迴而來菩提一線香在焉余於筆墨之暇常  
携侶登臨坐覽勝槩物無遁形徃徃低徊留之不能  
去住僧某有惠休風曾作東閣八景詩覺烟霞爭妍

山水動色諸名人次第和之予以踈慵累欲一酬之未果也閣之左爲憇亭八景之一也依岨臨壑隱蔽松櫪遠吞山光平挹江瀨青樹翠蔓參差披拂由遠道而來者至此必息倚巨石蔭林木溫風可爍清氣自至蓋行者之利賴於此亭也久矣柰歲久將圯僧因是請序於余願資衆力而重新之且爲瀹茗以濟行者余曰菩提過舍有水可汲南華排闥有山可採且環亭而居者十鉅族其猶鄧林之材勿幕之井取不窮而用不竭也師誠以溪聲作廣長舌何難舉今之破瓦頽垣而不堪者且煥然復舊觀乎他日者余亦得偕騷人韻士拉東閣高僧共憇斯亭遠挹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勝與夫沙禽水獸危峰恠石之奇吸松花啜香茗分韻而賡八景之什其必有日矣

李將軍廟記

孝廉 劉 森 帽山

永新南里萬山中數宅曰圯背踰半里爲山田西漢李將軍廣之廟在焉攷李陵荅蘇武書曰先將軍義勇剋天地英畧蓋古今大史公贊將軍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夫以將軍勇畧如彼士大夫誠信如此則宜廟於通都大邑勒勲而勸後山田荒村耳將軍奚居乎世傳數

奇難封至沒世猶抑屈之此亦足爲不得志於時者  
慰及今廟久圯故址內所遺者菱花柱礎一破石香  
爐一斷瓦數片皆長尺許村之故老語余曰昔斯廟  
創自公輸子相傳唐時廟後紅葉山斧鐮聲響三日  
覓視無踪一夕公輸率徒衆誅茅鋤土而廟之棟瓦  
級磚坊匾殿宇几案神像香爐磬鼓之屬及明具備  
余聞之不以爲然但其左柱間時有墨汁滴滴人身  
衣白衣者當之不染若詣廟者用以書籤決又極黑  
傳言公輸去時覆墨斗水於上故爾廟旁一小門外  
視之光潤同衆門閉而窺其背皆木屑層積而成當

時材料果缺與抑亦故示奇踪所謂神仙終未淡名  
根者耶環廟中棖題楹桷闔準合縫止用一尖決非  
神者不能侍將軍者十二人內一人手握斧目瞋瞋  
而涕若張口大號之狀僉云公輸所遺工人忘歸路  
留此也座後一巨蛇歲時土人持豚蹄祈禱設座上  
偶移步廟門外則攫食於座內人疑神之所憑依不  
敢犯鄉中苦旱迎將軍爐或片瓦至旱所天卽雨先  
期必雨於本坊本坊卽雨得急需時亦視爲常不之  
謝將軍亦不責以謝也是皆非余耳聞一一目睹之  
者康熙甲辰秋神像忽傾扶掖之復傾如故越數日

夜半廟宇震動昏昏黑黑如萬人蜂屯促裝強奔之  
景良久火三行自廟躍出直射牛斗廟盡仆中所有  
蕩然無一完物其梁內夾縫具載某年修某年圮某  
年重修重修之期至今已無人能記憶者予懼代遠  
世殊公輸之巧不能與將軍之靈並永茲土也爰記  
之

重修文昌閣記

庠生 周 紳

閣之始基古劉公潭也潭側有大樹蔭濃修竹千行  
余大祖過之見竹根盤屈婉如文字遂名其地爲文  
竹因徙家居焉上流有水府祠羽士劉公居其中至

誠感神有功於里歿而祀之萬曆間江水驟漲祠爲  
之傾惟劉公像旋潭中弗去遂名其潭爲劉公潭越  
一歲潭遂塞是時余祖五禾公成進士因其地復倡  
建水府祠歲時祈禱其應如響已而令固安捐俸歸  
議建文昌閣於其上時江水復漲有大木數十株流  
於祠側遂構材鳩工不日而成以奉梓潼七曲之聖  
崇文祀也近年來閣材朽壞余姪介如率族重新之  
雖基址仍舊而規模壯麗遂甲里中閣之下卽水府  
祠余易其額爲丹霞殿示更新也余同弟姪讀書閣  
中四時之景頗識其要每當春雨彌月水潦驟漲瀾

山布野洪濤拍天怒浪驚地憑閣遠眺隱若湖山觀  
者目眩坐者神怡及夫雨止潦退柳眼風開一水護  
田諸山送青白雲簷宿黃鳥啼陰滌煩解慍於斯最  
宜亾何青陽旣退朱明司令朝雲耀彩夕霞布錦竒  
峰變幻俯仰百詭四時雲物無踰茲景殿閣之前吳  
楚喉咽行李往來日十百千戴者負者騎者乘者謳  
者和者汗者喘者疲者呼者皆於是息或坐或臥或  
依或立如遠客懷鄉戀戀而不欲出閣之側有古樟  
數十大踰十圍長條曼雲低枝礙鳥如疊嶂連屏離  
隔天日童冠咏遊多集其下閣之左爲西竺菴僧徒

間雅雲水寄瓢絡繹不絕亦足助茲閣之幽邃至於  
金風倏動素娥耀魄秋水長天上一色閣不懸而  
明殿不燭而澈余輦或乘月登樓諸山環遶如旗如  
幟如城如郭或散步江干微波蕩泳如綸如綺如嵐  
如霧各有領畧不可殫狀雖秋景間曠山鳥呈態而  
暢遂幽情惟夜最勝迨夫霜降木落百卉變色萬紫  
千紅闌艷呈妍每晴和間遊如入桃源非復冬林若  
北風夜厲萬籟吼鳴寺鼓迭擊林谷相應如人馬馳  
驟而爭利當斯時也旅客魄落遊子魂飛余與諸友  
孤燈共守亦不覺怵然而神驚茲閣之景大約盡此

余里人也故述修造之始末與四季之風物用鐫諸石以告四方之來遊是閣者庶幾一覽而盡其勝

重修護國禪院碑記

廬陵 塗宗震

護國禪院者前邑侯趙君滄嶼所題也院非古刹因  
旁近地有關夫子廟年久荆棘遂移建於茲趙君與  
弘覺國師嫡孫天培和尚善謀之諸紳士復拓廟之  
後為殿閣僧寮置田以膳邑人劉香山捐貲範如來  
相又施田供佛前長明燈俾培公領衆焚修上祝金  
湯此護國禪院所由起也明府張君來蒞禾川因學  
宮傾圯朔望

聖節展拜無所遂迎

龍牌入院內第自趙君經始以來迄今三十餘年蠹蝕鼠

穴規制改觀明府以俸薄未能鼎新又不欲以片瓦  
尺椽之費累之窮簷其太翁金華太守髦年好佛與  
培公法嗣素老和尚邂逅間水乳契洽邑中士大夫  
公留素公主持院事太翁每一過從陶禪論道輒低  
徊不去不惜減衣節膳為素公先構方丈翁之意蓋  
有待也適河南大中丞楊公屬翁姪坦郵金為翁八  
秩壽翁欣然語素公曰丈六金身奚堪此凄風冷落  
况屬邑中文武臣工舞蹈祝聖之區循名索實護國



永新縣志 藝文卷十  
之謂何出橐中壽金爲重修計素公乃通告邑中宰  
官檀越靡不喜捨樂助其一切選材徵匠程工授餐  
皆素公躬自經紀務使緡錢斗粟施於有用之地凡  
四閱月告成予承乏石陽適以公事履其地喜殿宇  
煥然精舍開闢視昔有加非太翁樂施何以至此而  
素公之悉心規畫俾盛舉克成亦正不可沒也因引  
手加額爲之頌曰金華太守爰新名藍皇圖永固皇  
覺永叅三千大千不離丈室仰彼西方瞻我北闕

嘉山寺棲鳳軒記

魯之經

嘉山寺僧別構一室爲下帷所顏曰棲鳳非謾也以  
云箴也蓋欲使學者清高自矢如鳳凰翔於千仞腐  
鼠之嚇不足當其一盼也慨自洙泗洛閩而後道術  
日岐然大要弋聲名邀利祿而已故乳臭方入塾中  
已佞聞浮薄語稍長經書未畢便教以帖括慧者質  
問帖括何爲父兄且示之曰所以弋聲名邀利祿也  
蠱毒入胸牢不可破而真種子漸滅盡矣夫讀書所  
以致用也苟名利薰心玄珠喪失異日者掇巍科考  
上選其能居廟堂之上而憂其民處江湖之遠而憂  
其君哉我

國家作人養士務使明理義正心術重名節而或者人

材頑鈍儒效踈濶此爲師者之責也余與諸生講學於此几淨聽明煩囂不入枝頭有好音之鳥夜深有入帷之螢活水可烹明月可弄要毋令名利之鴻鵠亂心則亭亭物表皎皎霞外真足與梧桐作緣也不然愧此軒多矣

王忠孝炎午祠記

邑令 張景齡

新邑南阜王姓宋忠孝炎午先生宗派也炎午安城人永新有王氏亦得追崇之宜矣况爲宋忠孝乎炎午初名應梅字鼎翁文上舍生與丞相文信國同遊宋丞相募兵勤王翁杖策謁軍門丞相嘉納目爲

小范老子權授以職佐戎事不就以母病去及丞相被執翁爲文生祭之速之以死蓋一時爲義所激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後改名炎午遯跡邱園不問世外事奉母三十年至廬墓不懈哀毀骨立有勸以進味惜身答曰暮年雞黍之歡祇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其篤孝純至又如此宜其廟享天壤詎僅祀在庭族邑文學王生大勲一日謁予言生系出安城汝源與炎午同派自二十一世祖敷碩翁徙邑四都南阜於今十四世矣春秋祀炎午亦如安城諸祠禮罔敢缺

願得祠記以表先德予謂安城有炎午專祠自有專  
記茲無庸贅王生乃援前柯令爲五都文氏撰信國  
祠記固請予因得讀炎午所遺吾汝藁卽其事以書  
之以見忠孝之行凡其子姓族屬皆能世守勿替則  
炎午之大有造於先也其又何嫌於贅

補繫洪範皇極自序

進士 劉世衢 何甫

自圖書發兩間之秘而道原以開聖人於是則之以  
畫卦叙疇卦以象疇以數無異理亦無異用顧易之  
爲書義文周孔通行而成凡所以昭天理示民彝該  
物則爲君子謀者燦然具備矣至於範錫於神禹陳

於箕子九疇之次列在周書而其數弗傳以故彰往  
察來微顯闡幽不若易象之著豈非至道之精待人  
而敷乎有宋大儒輩出理學聿興九峯蔡氏經考亭  
之親授衍西山之家學作爲皇極內篇列以八十一  
圖倣象演數因數觀理若大元之八十一首經世之  
一十六變洞極之二十七象潛虛之五十五行補湊  
牽合舉莫之及焉蓋是數也始之於一推而愈極屈  
信消長如環無端盡天地行生之妙統古今事物之  
繁帝王以之爲傳授聖賢以之爲開繼百姓以之而  
利其日用其旨近而遠其言簡而通其道廣大而悉

備昔人直謂與三聖之易同功良不誣也惜其釋義未全歷今五百餘歲罔由發明抑亦至道之極待時而行耳比居山中檢及原本反覆尋玩少有所契不揣愚蒙竊取其意而補輯之以質於世之君子或免守闕抱殘之憾乃若洩造化之蘊奧會道法之精微續儒先之緒言扶奕禩之世教必有其人深究卦疇一理象數同用起任修明之責使是書與大易並垂願從而受學焉

迎大宗伯過長春橋啓

龔錫爵

輿梁成十二月國家之大政攸關野航受兩三人承

水之涉津久病頃循舊貫更造浮梁命名爰取於長春借庇敢先於元老驅車踏金鰲之背願再舒題柱高懷携手涉銀鵲之河或少慰泛槎雅興洗盞醉華潭之魚鳥倚欄觀義麓之風煙一笑發而河伯呈祥片言出而地靈効佑非敢云蒸民利涉希同驅石之功正將賴大史嘉成益永濟川之績恭祈離照俯賜賁臨

讀書南華記

孝廉 龍益襄

南華義山之中上接金峰下挹碧波位當南離奇峰秀削狀若小華故曰南華世傳仙匡智棲化其中瀑

布磯洞壇壘床榻俱以仙名類非世人所習見也山幽而窅人跡罕至山靈嘗降時雨以利百物邑中諸景獨以南華雨意志蓋南華雲出卽可決兩歲有旱魃無遠近咸來禱禱無不立沛壇有鄧天石神降雨尤奇予於壬子春載書遊見奇峰插天懸水飄練奇花怪木積翠凝香莫名其狀樂而下榻開窓剔檠一塵不到樵于遠在谷外緇素半鋤雲間惟是秋間携樽酒香菓以祈以謝者見有外人焉凡三閱春秋幸登賢書遂奔走公車間不復能伴智仙遊因想朝霧出楹晚霞映戶鳥歌方歇猿嘯俊來時已成往事而魂夢未嘗不在南華也昔朱公袞鐫南華天秀四字於石壁而常詳爲之記予居此山千日矣飽其佳景稔其神異乃得補前人之所未備云

義山辨

陳智言

義山距城東十五里舊志誤以爲南此山綿亘千里隨地異名在南則爲南華在東則爲義山歷觀龔王二志城池條內東曰義山門極其明確乃紀山川而又以爲南何也上有雙巽峰北斗嶺鮎湖三峰鷄冠石下有碧波巖郭家山鹽堆墳後有小庵尋師諸山此內山林田土買賣契紙及錢漕卷票俱載東而未

有載南者蓋山前為東福六十四都山後為東近六十四都豈此山居兩都之間而又屬南耶因承訛襲謬相沿已久未便紛更故辨之以俟後起者定論焉

劉水窓綱目書法後序

以下續刊不編朝代

馮

魯 魯山

綱目之書朱夫子約通鑑而脩之也溫公易紀傳為編年有是非無褒貶則猶史也綱目其目則史而其綱則實為春秋之繼矣其書莫大於明正閏辨內外正君臣至於始終興廢灾祥沿革與夫號令征伐殺生除拜凡可以志盛衰示勸戒莫不寄意焉其辭甚縷其義極精有非涉獵所能窺知者先生於是書一

以春秋之義求之反覆潛玩積數十年原始要終參伍錯綜因其正例而知其變例因其不書而知其特書者然後知夫子之書微辭與旨首尾一貫其為例也雖不盡放春秋而確乎其為千三百六十二年之春秋也是故紹昭烈於高光以抑纂君紀嗣聖之正朔以黜女主天下未一昭襄雖代周而不得以書紀年天下雖裂元帝以紹晉而猶得以書紀年而正閏明矣不以足加首則書日被圍乎城漢高七年不以尊降卑則書日突厥受盟唐武德七年蠻首不可以先王人則先書殺使者殺呂嘉後書及其王興元鼎五年夷將不可以

並漢將則上書將軍田廣明下書常惠護烏孫兵本始

二而內外辨矣襄嘗臣堅故以後秦王而書弒秦王

太元十年脩嘗臣恭故以魏主而書弒故主梁王韓趙魏

與晉並為諸侯數世矣至廢俱酒則猶書曰君安王

六蜀與唐並稱帝再世矣至侵唐金州則猶書以寇

五代乙未而君臣正矣太子殺母弟罪以誅而父子之誼

立晉穆永大右書以弒而嫡妾之分嚴梁戊少不可

以奪長則先書節以譏之開元子不可以先弟則再

書立以殊之大曆而長幼之序正廉丹效死于王莽

則直書誅更始劉忌效死於蕭鸞則夷而不錄齊戊

而篡逆之黨孤祖約叛於晉而趙書誅成帝實君弒

於代而秦書討孝武大元而亂賊無所逃矣殊謝朓

於魏續則再書宋宋乙殊仁瞻於廷構則再書唐五代

丁巳而忠邪有所分矣交侵境土或此繁以國而彼不

繁魏興互納叛人或此書曰叛而彼不書五代孫晉

與梁僭帝一也或聯書其事而討擊異達安袁術用

師一也或一語之間而襲討殊義熙四或君弒於後

而書於先以著忠臣死節之由愍帝元年或臣卒於

先而書於後以正庸守失城之罪同上志降者之志

讐則國或書其舊號晉大興三年病言者之志耻則

人或書其舊名

後唐癸未張宗奭入朝

凡其一字之予奪一語

之抑揚莫不各有深意焉嗚呼至矣綱目以來發明其義者亦固有之然往往貴辭而好博詳於得失而畧於筆削觀者慊焉先生專明書法外是不贅以一詞因其舊編爲五十九卷題曰綱目書法書成之明年先生以書屬魯曰子其爲我序之魯辭不敢命至再則勉爲次第其說以進先生欣然曰吾書法一部盡在是矣輒自附於李南紀而爲詞曰嗚呼春秋筆絕千六百餘年而綱目繼之綱目編成百五十餘年而書法明之非朱夫子孰能繼孔聖之遺經非先生孰能明朱夫子之奧旨哉

新邑往以三馮瑞其鄉時人比之三蘓魯山先生其老馮也少師友於水窻劉公故序其書法發凡啓例獨得奧旨今此書全本藏秘府人間故不得見此序亦因之不得見偶檢殘編得此急補入藝文俾後之人讀此序而書法傳書法傳而魯山傳不可謂非表彰前賢之大端也

東門觀音閣碑記

王登錄

予自癸巳春承乏茲土時兵焚再經瘡痍滿目而援剿戈矛繹絡不絕予俯事綏懷仰籌供億斤斤一念



憫此瘠土殘黎不堪重困甫再期而哀鴻集氓歌更生樂業以至於今有若啓翼於其間予與士民陰受其惠而不知者迨至丙申仲夏淫雨爲患城不浸者幾三坂予捍捍間覩河東一閣屹在水中予密叩求庇恍惚騰蹕若慈雲飛來旋繞女牆而狂瀾却退厥後旱魃疫癘洊爲民災予益加虔肅禱於蓮座未嘗不甘霖立沛呻吟頓息其他求之而應不盡枚舉而數椽飄搖龍象欲泣蓋有年所傳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予不佞不能登高一呼又不能見義弗爲於是捐俸鳩工起於順治丁酉落成今夏

己亥築砌石堤更構新閣閣凡四楹僧房周而左傍華山增修佛殿僧徒二時皈命焚脩於閣上中奉大士傍設英雄護持命僧覺立莊嚴慈容春風滿面若大士亦喜復其故者予惟大士承佛威力以拔受苦衆生辟如宰輔權領監司下邑小吏有叩必應理固宜然但徧恒沙界皆其攝受何禾水僻陬獨屢獲感應而政拙心勞如予者得蒙呵護以幸無罪豈大士悲憫殘疆而予斤斤一念適與之合也抑此邦氓庶屬有福緣而予更際其會耶乃予尤有請者此邦土瘠民憚元氣乍復願慈悲護念長如今茲又以告之

後來君子嘉惠元元屬意此閣以毋弛於瞻禮則寧  
惟不負惓惓脩哉之勞亦新邑人士威德奉祀實有  
同心者焉敬爲之頌曰正法如來弘願普度現億萬  
身應大千界但拯危苦亦感精誠有心莫恃惟大慈  
尊實曠其衷水旱疾疫有答如响衆生百罹菩薩一  
慈是慈憫性聖凡則同云何衆生顛倒苦趣爲殘忍  
故作繭自縛菩薩見彼疾痛在身若人作念視此同  
類等菩薩視菩薩則喜如獲一臂慈忍倏忽應遶徑  
庭禾水澄清義山嶙峋用告後來同此皈依

龍溪賀氏詩人堂記

解 縉

吉郡詩人堂祀唐杜叅軍審言以下在郡城之南歲  
久而圯今龍溪詩人堂作於永新賀氏賀氏之先諱  
弁字德成者宋元祐中有詩名大爲蘓黃所稱賞後  
奉母隱居龍溪時稱菊軒先生郡城詩人堂杜叅軍  
以下其一人也今其裔孫仲善學者稱爲東里先生  
少學詩於龍琴皋琴皋麟洲從子也授受有緒繼聞  
范德機楊仲弘之教於馮獎翁翼翁兄弟講貫益精  
其於詩之學抱負爲不淺而年七十有八矣乃於龍  
溪舊宅謀建先祠而作詩人堂其前樹屏楹間列叙  
詩人姓字塗以金漆使不漫滅歲時祀先燕毛於此

講論詩道以不忘其先誘掖於後也郡城詩人堂之  
圯或以賀氏而後有建也江西詩派或由吉郡復盛  
而自江西倡於天下也東里先生之用心豈不遠且  
大歟然吾嘗患夫論詩者之拘於氣習而自是詩道  
之衰其在於是也浙人學詩新以麗其失也靡閩人  
學詩故以幽其失也柔江右之學詩豪以奇其失也  
鄙然非寓古今之得失則喻道德之淳漓與觀羣怨  
庶幾有存者可一變而至道焉復其源於正葩暢其  
支於屈宋揚其波於建安障其瀾於李杜陶韋之澹  
泊朱邵之清淳詞意俱至而雅頌可與江西詩派始  
有光於前人東里必將以予為知言也

文竹周母劉節婦傳

羅洪先

予過永新謁譚烈婦祠觀八磚血影歷數百年不磨  
滅徘徊感愴久之已取道入文竹又聞有周節婦者  
颯颯乎有譚節婦風於是作周節婦傳婦劉女年十  
七歸周生養清無幾養清由邑庠鼓篋北雍越二年  
抱病歸夙夜號天請身代既歿婦痛盡誓不從地下  
不已時厥孤育卿甫三歲家老指無諷之謂而郎死  
耶而不念而夫綫緒耶婦始悟乃齧指血滴周生柩  
曰今而後敢於君之盟是貳有如君敢纖微不督兒

於成有如君育卿稍長婦泝泝統佐之學遂入南雍  
婦撫育卿幾何年匪金而堅非玉而瑩里人士莫不  
交口稱節婦年五十八卒卒之辰堂中地裂數尺許  
隱隱如雷鳴人謂精氣所觸激眎九磚奇績鮮甚異  
先是邑大夫嘗以婦事白於中丞御史督學使歲給  
粟帛而縉紳士共作為詩詞以咏歌之婦之節其庶  
幾不泯矣夫婦間行多懿淑予不悉紀紀其大者使  
後世知有周節婦云

重修永新縣文廟序

邑侯 張景齡

千古之道統千古之治統也道莫大於倫治莫重於  
明倫倫不明無以為治學不建無以明倫即無以明  
道而終無以成治故歷代帝王應運而興思繼唐虞  
三代之道以致唐虞三代之治者必首學校誠重之  
也我

皇上久道化成海內外安已無一夫不得其所而尤崇儒  
重道縣詔闢縣釋奠

先師

御書萬世師表頌之天下學宮以弘文教以敷文治山陬  
僻邑無不踴躍鼓舞爭自濯磨真曠代所未有吉州  
九牧永新踞廬陵上游義山峙東南禾山亘西北勝

業琴川諸水映帶秀麗代毓偉人環泰安龍泉及楚  
之茶攸爲四面衝突之區亂離之際寇盜出沒兵燹  
屢經而學宮亦遞興遞廢矣余奉

聖天子簡命肅乏茲土凡茲十稔水兢自慄豐年屢兆利  
者興廢者除士愿民淳庶幾於治獨是學宮爲育才  
之地舊制殊卑隘前此有脩之者率皆因陋就簡不  
克久遠思舉而更新之苦以一木弗克同敢輕舉爰  
進諸衿士而商之曰天下事自人爲之耳建學之典  
予雖不敏敢不黽勉以爲首倡濶羣策力廣募其勩  
何難立就試思梵刹禪院山僧挺鉢動以冥福輒不

吝布施金碧莊嚴吾道之視釋氏何如也哉讀聖人  
之書遊聖人之門弗新聖人之殿而聽其頽剝傾圮  
鞠爲茂草可乎諸君子唯唯爰是各領募冊集腋成  
裘乃鳩工庀材卜吉興工經始於康熙五十三年冬  
告成於康熙五十五年秋禮殿視昔加崇廣焉丹墀  
兩廡櫺星名宦鄉賢俱爲改觀獨明倫堂尊經閣啟  
聖祠仍舊制落成復進諸君子而勉之曰方今學宮  
魏煥諸君子品行文章固與學而俱新由茲紹述昔  
賢掇巍科樹顯績誰謂後來者不更居上也耶學道  
愛人易使之化予雖不敢比言子而移風易俗基始

於學其亦庶幾牛刀之一割哉譚節八磚血跡不磨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孔孟之學於是乎在蓋忠孝廉  
節初無二理茲建學並堯而新之學者登是堂尤當  
見而惕然至其助費若干木石工匠諸若干以及首  
事姓名另立學志俾後之君子觀櫬桷几筵知經營  
締造亶亶修葺永昭於無窮云

時康熙五十五年秋

### 元陽洞記

岸生 曠 槩 兩岸

予己丑歲讀書源頭距元陽洞不十里聞其奇神遊  
月餘春霽乘間躡其地果應接不遑嗣又偕生徒講  
易於道人斗室數日而歸暨秋涼適二三友人有蒐

勝約是日秋雨乍霽風颯颯不暑而諸山蒼翠與水  
色相盪者若於予有招遊狀予遂從柳陰中渡舟溯  
江流而行遙睇山之脉自禾山來者或伏或起或衍  
或峻綿亘數十里至梅洲崛起為石廊洞洞迥非人  
境而遊人詠歌亦多出世語心甚異之稍折而東為  
達本寺為冷泉巖巖故有真隱亭為宋逸士陳森翁  
所築今久廢歷數百步為天馬山為垂花巖而突立  
於天半者為獅子山山之下為石鼓樓與石鼓相翼  
者為鳳凰臺循臺而下跨礧道而入為元陽觀道人  
言割自赤烏間然卒無可攷觀之後有黑石叢塚若

冠覆於山頂者道人呼鐵冠山山纍纍下垂可捫蘿  
而入者爲元陽洞洞之門廣二丈許高倍之左右俱  
怪石礪砢若獅蹲若象踞若戴以鰲若負以巖卒見  
之眩莫能辨稍入則晃朗幽曼若夏屋足受數十人  
四隅蒼色石瓌瑋奪目圓且瑩若玉之鑿而爲壺故  
洞又以玉壺名洞稍泐處石髓滲漉凝者類蜂房垂  
者類玉笋削立者類屏帳春夏有烟霏染以翠黛秋  
則皎皎乎如受笁然故以秋洞名稍殿而陰窟陜阨  
不容足道人嘗秉炬虵行以進不數武有黑潭深不  
可測疑爲怪物所盤據水從研磴中出者噴若雪吼

若雷潄潔則若蛟蚪津唾夏則冷冷然砭骨冬則溫  
溫乎可濯而湘焉中貯育有鱓有蝦有龍鬚魚而穴  
於石竇者有乳燕有水晶鴿道人往取以食余誇爲  
仙厨饌然卒莫知其繇蓄也水環洞分兩澗潄紆上  
下村足溉田數千畝汲而飲者不知有肥蠶災鄉之  
人歸靈於洞則元氣所闕宣者與諸竒洞殊哉洞之  
前有嘉樹生石罅間晁茂而洞之巖尤森映蔽虧可  
憇而几而榻焉後爲巨族蒼頭奴斬伐殆盡里人士  
迄深憾之其他幽花墊卉未易一一名狀但時有暗  
香隨風而襲人衣袂者出洞之右綠石磴而升有兩

巨人趾隱隱在磴道中長各尺五許世傳爲楊仙人種杏遺跡曾以鐵筆勒詩石上云洞天怪我多生別五百年間又再來二語邑乘已載厥後道人苦異者日夕摩挲因覆以泥土竟漫滅莫知所在獨所種杏猶有一二株存者再來譎似未可幻視之唐開元相姚文獻公崇僑寓於茲築讀書堂於鳳凰臺上邑志稱書堂嶺嶺有洗墨池經秋冬不涸視種杏事不尤足異歟元末雲陽李公祁慕姚公而於茲託隱其詩有千載何人傳相業夜深凝睇望三台之句後來詞人墨客所題咏率以是相矜詡而載傳邑乘僅十之

一二耳余遊旣倦率友人取壺榼席不面而飲興甚豪命二童子弄簫鼓其中洞有聲訇然相應拍手長嘯則谷嚮震動雁鷺鶴皆辟易飛鳴余語友人曰此世外一區窮無極底究不必窮極而後爲奇也洞之重以楊仙泊姚李二公然姚爲方外士莫可跡姚則以陝右至李則以楚湘至直逆旅中一過客耳迺吾鄉歷數十世瀛有重茲洞者繼其踵山之靈不於我大啗矣乎二三友人皆謂扶輿氣不驟發發則悠且大有不可遏者茲遊也其庶幾一默啓之余不答第舉觴爲山靈酬且趣二三友人俱泥飲飲至日下



春始歸時康熙二十五年秋七月也

重脩譚貞烈祠記

邑諭 謝家鳳 梧岡

壬戌冬予既來司禾川緝宮墻以內事皆得詢之掌故因悉八磚遺蹟爲譚貞烈死所歷今四百餘年猶有婦人抱嬰兒狀若隱若見於火燬沙磨之餘事固竒矣他日往謁專祠遺像神爽耿耿若生益敬禮之旁之從祀者列數十輩其皆相觀而善者耶當其決命須臾確然以義自守祇期無慚地下詐知風之自我遂能挽頽俗以垂世教以視仙仙倪衆恥偷活於名辱行墮中投老而不知悟者不且肅然男子哉

獨惜子女同時俱殉誰爲其後以奉蒸嘗此日拈香酌酒之場不轉盼爲荒烟蔓草則亦重可傷已雖然貞烈之有專祠也舊矣元黃雜變乾坤不毀人人得而俎豆之况慕仁強義之士卽其聚族子姓亦指不勝屈忍使神恫鬼怨耶先是譚敦本敦禮光裕正氣積延慶購石脩其坊表庠生尚書父鼎三與焉越明年秋鼎三以棟宇年深漸就傾圮復慨然以脩祠倡其事於是撒腐易新塗以丹堊飾以金碧垣高室密足稱神棲是舉也予因之有感矣夫有主之祠成於衆擎者固多而隔於衆議者亦不少貞烈無後而鼎三

又非豐於財者乃見義勇爲一本於至性凡以表先德而展孝思非同布金舍利邀求弗祿者比予是以樂爲之記並以誌譚氏之族多賢者而深幸貞烈之無後而有後也

石潭記

劉 髦

石潭在予家門外禾溪所匯處也水旁及水廬皆盤石形狀非一綿亘將里許其在水旁有若鸕鷀者首尾略具後其首爲舟所觸而脫焉乃不甚類有圓而窪方而窪者容皆百斛圓者潦入之水常濁方者溪通之水常清濁左清右相去甚邇類殊壘硯然其在

水廬比鄰没人爲予言有高而中空者曰樓石有圓而下覆者曰涼繖石有級而上承者曰三等石有圓而上仰者曰香爐石四石皆魚所聚没人取魚者爲之名以志焉樓石有鮎魚居之甚鉅没人不敢邇時相呼數輩沒而遠以視之爾樓石最西與歐陽氏魚池相直次東爲涼傘石直予先世墓又東爲三等石直予家牌坊又東爲香爐石直孚惠廟夫石潭之怪奇瑰異其蘊闕於內者多而彰露於外者少觸折之而冥然若不覺依之以居卽之以取而悠然聽其所爲與夫清風明月之所去來春雨秋霽之所增耗林

影山色之映照隨時變化而其堅確自然之體不移  
斯皆類乎有道者也故記之

抄 礮西鄉漕船甲子以後仍歸本所簽點畧

王 瀚

吉郡永新旣庶而富可與有爲之區也聚族而處者  
大率民居其七軍有其三戶口旣繁錢漕亦廣而水  
險灘高苦轉輸者惟礮西鄉爲最此撫憲陳公弘謀  
割礮西二十都分置蓮廳俾輸將各歸所屬以便民  
也由是疆分里分賦役分祭祀宴享分生童廩額學  
額無不分而軍船獨不分何者蓋運一斂姓而朋克

共充

一船分之而不能分也於是軍有屯約計一千三百  
餘兩又有協每石九分六厘雍正十年改折文銀七  
分七厘皆設以濟軍也故船合而屯協不得不合也  
凡此或分或合因乎時勢而出之亦準乎情理而爲  
之迄今新邑軍民室廬相望鷄犬相聞而旣庶且富  
之形不改其初蓋依然一可與有爲之區云

仁里會序

邑令張聲

天下之治也積於鄉一鄉之善也成於教夫教所以導其不善而歸於善鼓其偶善而至於無不善也願其道勸懲異用禁制異宜條規之畫於先賢凡可爲式者不一而足蓋人性本善無不可因而化裁之第上智不教而善中材以下多介於善不善之間非有所勸懲於前禁制於後則其因循習染喪其本然之性者不少此我夫子有性相近習相遠之說也則夫欲使親疎遠邇一道同風歸於皆善果何術之操哉是必因俗制宜美意具而良法立良法立而實心以

善其行然後可我禾川俗愿民樸秀者詩書愚者耕  
鑿邑固稱易治也今際

聖明在上賢良在位教化嚴而法令具孰不革面洗心喁  
喁向化慶熙皞之盛治也哉邑南鄉首事史廷言賀  
是壤樊振相吳岱史經國協辨尹峒劉世元史之學  
文運綿龍樵水樊鵬起教家以身矣猶慮鄉隣風俗  
之積怠生玩積玩成匪不設勸懲禁制之法懼不善  
者之故智復萌而偶善者之務德不終致重煩有位  
之法令也爰會一鄉之老成正直毅然以教鄉爲任  
名其會曰仁里乙卯冬予講

論至其地諸君子持會中諸條約相質首教孝弟重本  
也次課文藝儲材也表率善行糾繩奸宄樹德務滋  
屏惡務盡也款項雖繁要皆所以訓方型俗誠哉美  
意具而良法立矣未已也歲丁巳冬抄諸君子且釀  
金建堂爲公所製產爲公費凡夫講約會文稽察巡  
警和訟息爭事之有關於鄉隣風俗者靡不於斯焉  
熟計以處併謀刊布條約廣其教俾之久而勿替此  
又良法立而矢實心以善其行者也且夫教化之權  
雖操自上而教化之事亦甚樂得分而任之者有人  
推暨廣而成效易覩也試思

朝廷之禮樂刑政何一非驅其不善而歸於善鼓其偶  
 善而至於無不善彼有位之教萬民也踈達難為力  
 未若鄉居之教鄉人也親切而易為功古者匹夫而  
 化一鄉况一鄉之老成正直哉諸君子不煩有位之  
 法令而能教一鄉同歸於善則一鄉可風千萬鄉矣  
 天下惡夫不易治天下惡夫不久安而長治是舉也  
 實有裨於

王化哉因樂其請而為之序云

辭賦

歸去來辭送李明府

劉森

歸去來兮無使公歸公竟歸捧檄有喜而願左對征  
 帆以孔悲秋山閔兮題字南華邈兮仙衣指海邦之  
 遙適悵雲樹而依微軒車始戾叟趨童奔士夫仰止  
 宮墻縣門惠不我究咎則安存闕追嘯咏雅合朋樽  
 抗正聲而嗣杜鼓洪爐以鑄顏按風物於舊習垂碩  
 畫於久安迹近晦而彌顯遠徹聞乎天關携雨露而  
 上躋澤枯瘠而下觀倏望雲於親舍釋賢勞以遠還  
 判江上之別袂寫柯笛而非桓歸去來兮溯杖屨於

昔遊共明月兮彼美天各方而安求聚四野以感歎  
蘊萬戶之離憂庇棠陰兮思憇芟永遺愛於田疇一  
錢未選片石在舟暫廢詩而讀禮仍攜索而載邱廟  
清脩於前哲揚澄波於渾流假三年以小息詎四宜  
而早休吁嗟乎一行一止道隨時故山泉石從可念  
我公何能久戀之處勞四海望出應五百期饑嗷嗷  
以何哺黍芑芑而待耕追穆風以作誦繼幽雅而陳  
詩諒一隅之在顧邀遐睇兮應不疑

悅秩賦

劉作楫

予山居無紀與歲俱流幾不知春偏宜有秋天碧氣

肅霏淡風迢不覺解顏浣慮散襟傾愁感繁華之既  
謝喜正直之能留乃爲之賦曰異哉宋大夫何獨悲  
乎秋之爲氣也彼窮陰而飄颻時來盛暑而酷烈未  
去念千里而傷心感寸草而隕涕者夫獨不足繫人  
悲耶而必此秋氣之顛顛也方其原間日靜烟空雲  
流山聳有骨水平無憂一天高朗四野清幽輕風散  
涼於蘋末淡月凝素於枝頭鴈寫雲霞之錦蟬叶絲  
桐之酬斯大化之有意將振靡以滌浮况茲芳樹盡  
髡古幹未禿丹黃滿林非春而郁蒼翠橫枝雖寒不  
落兼葭致思乎水方叢蘭未敗於幽谷蘆鳴空吟白

元新甲志卷十  
藝文卷十  
頭楓光豈亂青目庶再實之可期信晚節之難辱爾  
乃胸去微累日絕纖塵上無桮上之蝸下屏盤中之  
蠅憐鳥羞之自養笑蛟寒之可罾將齊天地於一指  
豈因四感而疚心於是南樓桂滿東籬菊勁陶公偶  
影若狂瘦子長嘯亦酌月許問之謫仙露當飲之屈  
平潮生廣陵壯觀允稱馬戲彭城雄風可咏古賢於  
此怡情君子由之悅性若夫闕砧知閨中之力聽笳  
斷塞外之腸悲旅魂於永夜泣團扇於長楊洩怨切  
月離夢帶霜彼固閨閣之情態未足語丈夫之昂藏  
亦有江花漸枯謝繡返素湮鄴署而弗遷異侯封而

其地之圓通寺寺最古肇自大唐去泐百餘武乘興  
熱觀因不禁技癢而作一小賦并記引其端使欲覽  
盛者如日擊也其辭曰惟朱衡之天嶽作炎山之鼻  
祖勾帶脉之踴躍剗雄峙於地腑剖蒼水之靈宮劃  
疆域於神禹迷蒼梧之煙望散羣巒於湘浦忽突兀  
爲炎陵藏先農於大古極奔騰之峭勢汎義禾之兩  
股當吳楚之咽喉據上游之門戶望葛峯以作配環  
聰水而界武聳峯寧之聖洞疑特劈於鬼斧爾乃端  
然莫麗凝然正位麓駐神甸巖抗雲居文筆弄穎琴  
案橫舉講臺層矗經筵在御三五神翁如咲如頤宵



然奇觀徘徊難去開門障列若隱若著肅阿竿竿盤  
旋相追俯躬睇盼乍莫置辭有秤闔突有龍臥池有  
樹素幹垂絮如絲有花丹葩含萼岐芝此觀未止彼  
來爭奇或六目神龜或卷耳威獅或勾鼻大象或岐  
甬蒼稟似曳尾頰首若閑步驅馳靜言與思仰止雲  
達觀天寶之炤耀憶唐皇之開噉聽道流之幼誦探  
寶符之秘要巔玄珠之晶輝影瑤草之幽蕩來猿虎  
之翔騰發清淚於嘯叫應谷聲如咸護和玉磬於同  
調若乃入幽窟進秘室抱珠猶煖蟠虬脫席石燕雲  
舞神狐火焱似虹似蜺氣射血滴作霧障里散影明

滅異哉雷轟殷飄爾霓霽於是多有遺世朴子探奇幽  
人採藥長往尋丹訪真或媽紅墮綠攬芳菲於春日  
或落黃散腓肅悵望於秋辰駕葉鳧之兩兩舞緜鶴  
之嚶嚶泛武陵之短棹入花源而迷津觀天姆之鈔  
局駭爛柯之幾塵備恠幻之百端難悉數而具陳惟  
時興盡言旋舞袖傚傚青鞋布襪倚徙何之乃與同  
遊者倡爲之歌歌曰上仙一去兮丹經藏矣駕虬跨  
鶴兮何處翔矣開元好道兮剖雲房矣寶符飛帶兮  
洞天光矣客有接而倡者曰苑柳絲絲玉蓮欵兮仙  
秤展處古苔滋兮卅水瀆瀑何潺湲兮雲敖吹響碧

元新果志 藝文卷十  
參差兮歌闕而復有客進者日鳴鳥不聞兮山之幽  
洞雲深鎖兮猿鶴愁澗水漸漸兮綠草柔短褐薄暮  
兮誰飯牛白石燦爛兮歌未休憐狀逸趣在滄洲冷  
狀御風從我遊

綠野橋賦

賀貽孫

厚田人

瀉秋山之高原恣一水之潺湲灌泉沙市之渚放流  
金花之灘狐涉知寒長尾易濡魚腹壅滿鬼號莫還  
恨權約之材短笑解艇之用慳公孫倦於乘輿葛陂  
投其琅玕爾乃採石赤巖築灰玄圃牲沉陽侯之宮  
望斲匠石之斧鋪瓊瑤於水面鎖蟠竦於砒礎望之

未遇或痛哭而主疑或嘔肝而鬼妬此亦才人之傷懷安  
可方曠士之雅度重曰在五行而獨厲兮感之如溫參三  
才而見功兮運之無痕倘日月其不老兮歷風霜而彌尊

梅田洞賦

黃學玄

聖洞在邑東鄉之梅田其地不富梅而云梅者志古  
也稱聖者何小說載羅公遠告唐明皇謂江南道中  
有奇山以義名派自衡嶽邇接炎陵與蒼峰雙峙其  
支巒虬蟠如海鯨之鬣峯聳刺天純石竅而別分列  
室內藏上仙寶符時張說爲相倖於上亦好道術乃  
以其子筠奉詔取寶符以去則洞竅混沌恐以斯時

刻經果志 藝文卷十  
盡鑿也環洞而分四室其北向者開門自首內有石  
樹參差似垂柳狀樹本間列一碁局有二三子圓如  
盃竿其一東向甚闊廠上開圓竇爲天門竇歎一靈  
珠光彩異常或謂藏寶符處也其一下有怒石憤石  
幽石欵石似象似獅似龜與蛇者其東北向一室差  
小有二門可串過曰合洞而居大室之右後有秘房  
深宵暗黑舉火可入有龍床仙枕之屬綺縞幻恠不  
可殫述壁隙多石燕一名仙鼠天將雨則群飛滿谷  
又瞻其巔有文筆琴案講臺經笥三五石公環之儼  
在雲端此洞天之大畧也予嘗偕戴龍諸戚友讀書

如新月之出嶧卽之若垂虹之汲濤銀漢鵲閃顛毛  
未禿鴻溝鯉見金背微高避暴腮之龍門卽蜿蜒於  
荇帶通夾岸之蟻蛭慵借渡於葦芻迴瀾激石響諧  
僧梵沙湍濯鷺影覆亭臯馬逐逐而籊天路車鞦鞢  
而上雲鑣望紫氣於津梁青羊之騎已去舛黃石於  
故圯赤松之老尚豪此固騷客所流戀而通人所逍  
遙者也若夫風土敦龐習尚素樸移春檻止裘馬氣  
素香車影停芍藥情薄綠水護田桔棹盈壑青山對  
岸樵雲滿陸或臯比談經則環門而拱聽或襍穢執  
熱則抱柱而相浴或憑玉欄而釣魴或仰霜天而放

鶴龍溪艇集時聞漁唱同聲驢背陞殘忽焉童謳來  
續斯又華胥建德之風而南薰擊壤之樂也乎

義山賦

陳智言

卓哉取羣峯揖讓而名傳亘百里長城於琴川奕奕  
巍巍抱北斗而委宛蒼蒼岌岌與南華爲後前鋪蒼  
蘚兮錯繡滴空翠兮浮煙寒雲橫兮不度高鳥翔兮  
將旋巖碧波兮萃嶺石鹽堆兮鹵凶掛飛流兮銀榜  
藏天馬兮錦韉日東升兮珠燦月夕上兮鏡懸雜樵  
徑兮差參足野人兮醉眠若乃吳峯似矛湖水如油  
蛟龍宅窟魚鱉沉浮禱甘霖而應響佈神雨以盈溝

甦萬畝之憔悴解比戶之煩愁信新邑之保障作禾  
水之砥流至若擁僂閣兮彈冠撫層城兮弄瓦文塔  
東蠹於霄漢筆峯南峙於郊壇西來秋山之爽氣北  
揀旛嶺於江干儼星羅而碁布亦鴛行之千官於是  
仙客至止騷人遊焉各賢輩出科甲蟬聯採芝棲大  
邨之鶴尋詩來山谷之騫理學主盟於鄒魯及第簪  
花於鄉筵洵地靈而人傑誇盛事於千年今也青山  
不改顏古人去不還後不見來者寂寞白雲間乃爲  
浩歌以亂曰問嶢嶢兮幾千秋古人曾共各山老今  
人可讓古人不

雙井賦

陳善言

地軸浩浩天水悠悠蓄注奔放各不相侔維茲鑿井  
黃帝創謀別類分形萬國九州有河間之金幹有少  
室之雲浮有金鳥之所巢有玉羊之所留有雪乳之  
若露有澄徹之如油有百尺千丈之醴有桐陰苔綉  
之幽或綴銀床之後靡或圍玉檻以綢繆雖人事天  
工之殊致實尋常舊迹無難涉歷而討搜爾乃高據  
涉岡方圓鏡之落架平闢寺野比連環之繫鈎一脉  
今要種握綠珠而半丹砂同源兮異派露紫沫而燭  
紅然素花泛於甃中幾見涅而不淄芳草生於岸側

同是薰而不蕪丹楓環列掩映含霜之樹青雲布獲  
蕩搖迎日之旣波暎鼎山半螺髻而半赤面水色含  
影一艷服而一薰裘覆踈卉於欄邊綠萼絳梅同放  
引輕甌於澗底蘭膏朱汁並收皎月漾光鐵券與瑛  
盤分佈繁星浴渚利火共履水齊杯萍帶繞方池却  
認神仙遺冊去菴浪漲三月還疑右軍把筆投非上  
林之昆明多劫灰而存燒迹豈臨沉之廖氏曾埋砂  
而延壽壽斯固雙井之變幻表異於大洪之岑邱者  
也至若陽春布令和氣舒采着此則衆瓣胥紅着彼  
則群葩盡黛夏雲多奇輪困靄對倏護密雨之陰倏

翠晚霞之靄及其動金風於秋爽飄落葉於大塊或  
染之而供懷素之草書或拾之而觸于祐之感慨迨  
乎隆冬乘權上下冥晦裊素霜於鹿圃飛白雪於驢  
背或投隙而成鉄驪之毛或入坎而作緝繡之績茲  
又四時之景極妍盡態騷人墨客登臨吟嘯而難悉  
載矣故爾形家之流坤輿是職因泉之滂天池名勒  
因色之殊爰號硃墨凡精孕於東臯必魁占於南國  
緬維先賢旣地靈人傑之有符屬在后来寧靈鍾秀  
毓之頓息况孤岫晴雷已殷殷其著美詎兩泉蔭坡  
惟彬彬之是飾正無容輓轡修綆汲之以欣賞亦祇

宜流觴賦詩對之以遙憶將九龍瑞啟之可齊且崑  
崙神栖之可卽歌曰岫頂澄泓兮一畝石甃中分兮  
兩域似斷如連洵水奇丹之赤兮漆之黑非掘非鑿  
兮天成脉同形異兮誰識夫豈比寒泉勿幕濟涸飲  
於道途抑第等金粉風鹽徒解澤之爲力

十景賦

陳善言

維吾族之比廬接城東之孔道面大洪以結壤背華  
山以合抱收義嶺以屏藩奉瑤坡以繚繞馮琴秀於  
澄江滙聰明於潔沼禾峯屨屐綴三月之聯絡騶岡  
駮駮策五馬之駿襄蘓阜繡錯芝甸環透錦樹蒼蔚

瓊林縹緲固莽貫之奧區亦瀾池之蓬島十景駭矚  
半生縱眺覽風物於華域媿非登高作賦之才捲煙  
霞於奚囊耶備剪楮操觚之考云爾吾見夫窅安綿  
野聿啟龍池會沖融之沆瀣歛淵澗之漫瀾沸澆濁  
而滂瀑注泱漭以流澌霧籠碕岸氣結層涯扶輿譎  
詭膠葛迷離浮鮫綃於叢卉凝髮鬆於縛枝無秀士  
之懷葉訝白煙之參差厥池之傍是爲鳳嶺神鳥効  
靈部婁留影剡旒狀其展翼龍從肖其延頸豐草播  
其脩翎繁英綻其文兩石燕初翔銅鳥乍逞颺颺引  
而離襪習飛騷屑停而狺猶徐整未哢吭於赤霄猶

伏翮於碧穎旣備德於君子之國終覽輝於扈洛之  
境義嶺之陽凸凹埠阜其曲拳然名曰北斗象魁杓  
之附麗擬璣衡之樞紐鬱儀舒眷東君昂首擅扶光  
於葢淵吐紅輪於九嶷瞻金鴉之騰翥散清新於九  
有騁六螭於閭闔遍五色於郊藪慨夢捧於何人羨  
爽飛於誰手當岑峒之平衍有庠邱之南華攢谿迢  
迢複嶂交加月牖煙銷星牖雨遮扇啟晝之淑景露  
遂壑之仙家屏翳息轡河伯迴車奮二翼之颺布九  
光之霞開微嵐於岭嶂拖空翠於谿訝東掛彩虹結  
度河之綺縠西來返照鋪罩天之絳紗龍池落溘數

岫長塘仍機杼之分縷界楸枰之畫疆擁金蟆于坎  
北走玉兔於遼岡始肫肫而含耀俄亭亭而散芒燒  
銀燭於淞渠倒貝闕於滄浪養魄清虛之府結隣法  
汭之鄉偃瓦懸疑霜鱗之受釣圓鏡滿宛素娥之洗  
妝遙岑嵒嶙突起洪岫勢揖雙童聳埒靈鷲憫斫斫  
之垂炎聽虺虺之出竇豐隆怒而欲舞阿香推而思  
闕滕放之枕未碎夏侯之衣而舊峴山之蓋已張紋  
石之津甫溜潤洒甘飛珠濺玉漱遂廉纖之零亂忽  
瀑布之馳驟何採薪爨艾之告誠自魚唼螟躍之應  
候彼危岫之絕頂現殊色之溟瀾斜抱崖壁中斷石

磐左蘸臨川之墨右迸勾漏之丹或擊琥珀之盞或  
剖馬瑙之盤濯錦則臙臙渲染螺黛簇攢浮花則綠  
荷雨裏紅杏露團豈黑水之半注抑紫河之分湍信  
神斧之巧削匪工儻所刻刻爾乃閭里比櫛昔稱鳴  
珂一溪滌澗盈丈素波構蟠螭於泌汨卧蒼虬於澗  
阿停問字之車來高軒之逸跨啣鄰而如電策錦駮  
而似梭飄桃花之綬以濟楚縮秋蘭之佩以透迤裘  
紫綺而粉粉巾白氎而戔戔儘許壯士揮筆題幾見  
狂客將頭科據斯橋之上流別石梁之特起因解公  
而得名以喧闐於遐邇風翻桃桃之衣涼生纖纖之



履睇四野之蔥蒨俯一泓之清泚把竹竿之篔簹釣  
淪漪之瀾瀾詎宗武之繫龍類子英之乘鯉覺寵辱  
之俱忘何得喪之憂喜若夫丙夜將徹曙斗剛明紛  
蝶遺漏畫角踈更鼓鏞鐘於梵刹送逸響於登閣初  
過枕而細微旋拂檻而縱錚催越石之起舞解嗣宗  
之夙醒非高僧之得句怪蒲牢之傳聲晨鷄感而亂  
號宿鳥觸而齊鳴羣動於焉襍遯衆寂由是崢嶸此  
十景之梗概三才之摩盪廣輪流形曷笠呈相盡態  
極妍千彙萬狀抽子雲長卿之管詞藻難工濡徐熨  
黃荃之毫丹青莫量者矣吾且陟義嶺之峻嶒兮扶

筇五老之巖嶼灑滌之睡龍兮浦澗霖而見田鼓靈  
禽其振羽兮絕雲霓負青天祝陽鳥盡掃乎陰晦兮  
永日華於八埏眺嶺岼之雨過兮芝蓋幢節把芙蓉  
以朝羣仙夜月爛熳於澄澳兮瓊樓玉宇映婵娟洪  
厓應時霹靂兮甦歛暑以歌豐年雙井長流兮磨墨  
研朱點周易兮草太玄瞻冠裳之肅穆兮挽紈袴之  
輕儇投綸於梯雲之橋兮學士遺跡棲寒烟嚼吮獍  
豨於祇園兮富貴等幻夢猛省靜俗緣歎人壽之幾  
何兮孰金石而比堅惟砥行迪德兮須追步於古先  
庶與山水同其流峙兮不崩不涸常垂象於大圓

秋山賦

劉世履

競爽山城。龍溪訪逸。嶺岫高騫。嶒嶸孤出。位正西而  
秀色儼粧。令及秋而煙鬟薄櫛。金精氣運。面當華岳  
之幢。碧水環迴。手擘洪河之溢。獨勝勢空。百二雄協  
靈峯高七十一夫。其泄雲窮岫。通氣層岡。湖倚天兮  
波寒。月禾不畝。分旆青陽。黃竹可謠。觴吸乎穆玉之  
醴。元圭載錫。粒餘乎神禹之糧。雙童石髮。晴天梳紫  
五老雪容。寒夜換蒼此。玄玄之道。流幽栖而築道舍  
空空之釋氏。高寄可上。方然而靈運。癖山近虛。鴈  
峯之展。孟陽問道。特鑄劍閣之章。爾乃壘壘岸青。飛

飛瀑綠漫。布若鋪底。磯乍束平。原筆健舒。榜額以留  
題天寶墨華。騰陸離而射旭。則見馬尾斜飄。蠶頭上  
聳珊瑚。鐵屈疑海國。而遠探琬琰。珍珠傳入崑山。而交  
捧奚獨誇真符之妙寶。秘搜梅田六銖之彩糯。靈翩  
仙龔者乎。若夫雄鎮一方。生開三面。面面具瞻。村村  
相見。嵐曳輕裾。霧舒曉扇。樵柯爛兮。何年僧磬。敲兮  
別院。好奇雙寫。捫天梯兮。神飛濟勝。一龍兔嶠。路兮  
股戰。方長嘯以振衣。宜遐觀而指練。嘻乎哉。巢父何  
買愚公。何移闢泰。初兮崩劣。亘終古兮。巍巖坤軸。乾  
門靈樞。自轉左抱右。產勝壤。猶追是地。固待人而著

因遇而推者矣。則茲之嘖嘖而峨峨也。又何難渺衆小之羅列於兒孫。

鳳嶺賦

陳忠言 敬亭

維彼鳳嶺。長塘綿延。北斗列障。瑤岡比肩。別巨鰲而爰集。與元扈而並傳。平鋪帶廬舍。以環拱軒翥。抱沼泄以洄漩。爾乃旁展魚尾。中聳龜背。既鴻前而鱗後。亦燕領而鷄喙。嘉木作梧桐之棲。翠竹呈琅玕之態。澗流來醴泉之飲。山花耀朱冠之戴。面龍池之澄澄。兮宛弱水之濯濯。羊淮樓之峩峩兮。類阿閣之接武。習習拂草兮。欲奮雲漢之翮。颯颯穿林兮。如聽宮商。

之譜。豈來儀始自虞廷。遺竒姿於澗邁。豈和鸞卜自媯氏。留異質於嘉禾。人徒羨坤軸之英。扶輿之淑。要亦德澤所發。祥秀氣盤鬱融結而成。錯繡之坡陀也。吾想夫拾遺所記。不一而足。或在延明之門。或止上林之曲。汲以溶溪之泉。佐以潭臯之粟。墜以太湖之萍。飼以琴枝之玉。雖藻耀之可觀。終人事之為辱。何如茲鳳之聳竒於大虛。歸噫提扶。超樊籠而遠蹇跼矣。若其春葩麗燦。續紛六象之形。夏雲密佈。變黷千尋之屏。秋林裊霜。紅葉飄錦。續之吉翰。冬園飛雪。梅花散瓊瑤之脩翎。且也霧鎖烟籠。似養儀於冊穴。風

和氣爽仍鼓翅於蒼冥。月照則挾信抱忠。歛七德而  
誦騶日射則光彩激揚。騰九苞而效靈。以故仙客登  
眺可誇鶴以逍遙。騷人寄傲可策蹇以聯鑣。遠接秋  
山之崩岸。今赤面倚天。可攀葦蕩以結伴。近挹義峯  
之排闥。今雙童五老。可咏離嘴以相招。帶琴水之涿  
涸。今不煩謀飲於砥柱。愛聖洞之多寶符。今白玉繩  
黃金檢。無難封章而授堯。斯誠足擬象神鳥。揮星摩  
霄。奏休徵於王國。覽德輝而遊翺。奚待兆雅樂於帝  
嚳。頌紫庭於周朝。治是絕雲霓。過崑崙而與之窮天  
地之寥寒也哉。歌曰高山作岑。聖人起。生於君子之  
國。今見則善。羽族三百六十。今孰堪比。丹砂化兮鳳  
所使。應時兮御圖。呈瑞兮授璽。上餐玉露兮下飲水。  
亘古長在兮暫。栖息於棘枳。

幽蘭賦

江世琳

庭植山蘭。數本當春。而花時有幽香。從書几  
間飄來。不覺齒頰皆異。因賦以贈之。

彼衆艸之靡靡。翳廣達而成路。魂銷弄玉之樓。腸斷  
青茱之墓。盼公子之不歸。嗟美人於日暮。爾其卸砌  
烟和。鑷寮風。輒紅紫爛熳。燼薰蕕雜判。莫不釀蓋蓋之  
高春。騁華林之舊。璨若有人。今空山鼓桂。權兮涉湘。

沅寧荔裳之素潔襲翡翠帷之鮮妍紛蕙蕤以揚揚仍  
蓼帟而握丹椒塗兮蘅薄蓀壁兮紫壇翩何遲兮來  
思曳長袖兮璫珊托行雲以送懷感素心而不言耻  
含愁于蕭艾羌凝睇于夕欄雖被徑兮奚辭終埃壙  
而永歎迺爲之歌曰越江臯兮采芳蒞薦馨香兮靡  
所以懷靈脩兮勞予心以陰以雨兮予其援尼父之  
琴

